DS
735
A2Y86
1771a
v.49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武宗沈湎日甚在廷緘口不言即蕭𨙻以酒誥進規亦未敢顯箴其闕阿實克布哈抗辭進對剴切指明深得人臣忠愛之義武宗果心悅其言即當因而節飲乃藥石甫進而麴蘖旋嘗足知其杯勺所耽實已習成于性則其盃爲嘉予亦不過姑事優容雖左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七

元

武宗皇帝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耽麴蘖好妃嬪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

賀得直臣亦烏足收納誨之益耶

西僧爲蒙古所尚固難屏除然處之亦自有道元代崇奉太過至令其位列公

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旣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晉縣今屬台州府。簿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寧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旣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訴于璧。璧方詢其由。

抓干預政事已為非體而其徒憑借勢力侵漁市肆擾害閭閻尤為強悍不法且以留守重臣輒敢挺擊拘囚釋而不治則守土者將何以伸彈壓之威而橫行益無顧忌馴致凌毆王妃實大損國家體統武宗不但不繩之以法方為下斷手截舌之令縱其妄為紀綱安在乎

邦寧之辭免平章不過慮外廷之議其後而故為退

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扑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說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和爾巴拉（舊作合兒八剌今改。）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

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夏。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讓非果知大義也大司徒與平章均爲重任豈閹豎所宜爲武宗既悅其辭何以轉加峻擢且更授以丞相之職躬蹈漢唐粃政顛倒實甚至邦寧前辭後受尤小人要結常技周禮乃謂書法無貶詞且以分注備載所言爲嘉其守分何其謬也

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和錫拉（帝長子。即明宗。按和錫拉。舊作和世㻋。今改。後倣此。）請括河南田、詔止之。

和錫拉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潁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潁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噶（舊作赤馬罕。今改。）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爲荒地。所至

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爲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漷州。本遼漷陰縣。元升漷州。明改爲縣。本朝省。故城在今順天府通州南。呼鷹臺在今通州故漷縣西南。亦名晾鷹臺。

初改鷹坊爲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爲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漷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以塔斯布哈舊作荅思不花爲右丞相。奇塔特伯奇舊作乞台普濟。今並改。後倣此。爲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等毋沮撓

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
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時淮揚旱蝗江浙大水詔凡發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仍令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陰陽失序願避賢路帝曰災害有由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西僧旦勒斡巴勒舊作教瓦班。今改正爲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憊。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干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名奉勅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三布斡鼎（舊作三布瓦丁。今改。）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觔。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覈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元路。地在今克西克騰西北。）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卒。（謚忠獻。）

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黨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都幹之子庫齊（舊作款徹今改）及處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巳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庫齊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爲兩淮轉運使。

時儼爲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左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羨欲以所增羨爲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爲額

圖喇跋扈不敬至乘醉而詈自狂言實無禮于君之甚者自宜明正刑章然推其悖慢之由乃自恃擁戴前勞遂懷怏怏不知圖喇本武宗疎屬定位之始僅能手縛一賊臣有何大勳而遽膺茅土賞過其分轉致怨望滋深實由武宗不善馭下有以釀成之也

病民以爲已。不可。遂止。

己酉 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前秋。帝幸涼亭。元時巡幸駐蹕處。有東西二涼亭。廢址在故開平城南。明置驛于此。去古北口四百六十餘里。將御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牧廠東。土人名額勒哲伊圖阿爾賓鄂拉山。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鞫之。辭服。遂誅之。

始親饗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爲親饗之始。是冬。以上太祖睿宗尊謚廟號。及光獻。莊聖皇后。尊謚。復親饗。光獻。太祖后。莊聖。睿宗后。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須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予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爲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雖即于刑憲而民之受患已深況尚書省之立擾法害政覆轍昭然事敗後併入中書得少休息乃言利之臣繼起復蹈前非且以新政舊事分隸兩省效尤滋甚武宗奈何惑其甘言而不加察乎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奇塔特伯奇爲右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虎脫。爲左丞相三布斡舊作三布瓦。洛實爲平章政事保巴舊作保八。爲右丞蒙格特穆爾舊作忙哥鐵木兒今並改。爲左丞王羆參知政事。

初帝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言至元中阿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雖是其言而仍欲行之至是命洛實保巴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奇塔特伯

奇托克托為丞相。三布斡洛實為平章。保巴為右丞。王羆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三布斡言尚書省旣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于事。旣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勑。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須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舊作不里牙敦。今改。後仿此。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庄扎勒曰。

宦官侍側而太子以誤人家國爲問正當舉千古治亂之故痛切剖陳庶儲宮取鑑有資且使寺寺聞而知儆乃王約妄進善惡皆有之邪說不自知其悖理而于駕馭禁遏之術畧無發明此特顧忌中涓巧爲模稜以了事既負諮詢之意並乖輔導之方史於此似有予詞何耶

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耶

扎勒愧曰。實不慮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

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

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

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

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洛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

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准

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

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

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産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秩從五品。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

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奇塔特伯奇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爲軍。

洛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

于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于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以阿薩爾爲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庚戌 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旣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慼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卽命搜訪之得于許昌陘山（在今許州府新鄭縣西南亦作邢山爲南北隘道山海經所云少陘之山是也）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乃命以中書平章事

漢文帝知張武受錢而反賜以錢。唐太宗知長孫順德受絹而反賜以絹。史皆謂所以深愧其心。其事已非賞罰之正。矧叛逆之黨

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翁吉喇特氏。托琳子班巴爾之女。托琳舊作脫憐。班巴爾舊作迸不剌。今並改。

二月。寧王庫克楚世祖第九子。謀反。流于高麗。

庫克楚與圖喇子喇特納錫哩舊作阿剌納失里。今改。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克楚獄。竄喇特納錫哩于漠北。磔西僧德勒克舊作鐵里。今改。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庫克楚平章政事特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徹伯爾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法所必誅顧可不用刑而用賞乎在世祖當日積絲爲帑或者假懸賞以誘徠降者渠魁已死兇孽自歸與前此勢殊事異武宗猶拘泥成說乃欲激其愧恥之心亦昧于事理矣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布斡總治百司庶務。

尋加托克托太師。爵義國公。三布斡爵楚國公。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汝州。六安州循州皆大水。

冬十月。詔減宮人膳。

尚書省言。宣徽院（元置。秩正三品。掌供玉食及燕享之事。）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

先是。三布幹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地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上帝。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薩蘭。制宜之子。舊作阿兒思蘭。今改。後仿此。阿爾薩蘭襲父職爲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搆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爲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寃之。

城中都。在翁郭察圖之地。元時建爲中都。今鑲黃等旗牧廠西北故沙城是也。土人名爲察罕巴勒哈遜城。按翁郭察圖舊作旺兀察都。今改。以牛車運土。各部衛士助之。限以來歲四月畢集。失期

者罪。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崩。

壽三十一。國語稱曰庫魯克皇帝。庫魯克。蒙古語。傑出之謂。元史舊訛作曲律。今譯改。

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變更云。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托克托、三布、斡洛實、按宰相年表。洛實實時爲平章政事。續綱目于三年二月。書以洛實爲左丞相。本紀並同。蓋當時遙授之職。以丞相仍領平章。非真相也。今特刪其前文。而附辨于此。保巴。旺布。舊作旺畢。今改。流崇格特穆爾于海南。

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悞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舊作朶爾只。今改。後仿此。諫曰。

爲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特穆爾克噶濟蘇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改。後倣此。）等。姦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命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以特們德爾（瑪拉噶齊之子。按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瑪拉噶齊舊作木兒火赤。今並改。後倣此）爲右丞相。旺扎勒孛孟。並平章政事。召先朝舊臣程鵬飛

等十六人。

召先朝諸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張閭陳天祥尚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劉正郝天挺。字繼先。出于都魯別族。世居安肅州。舊作朶魯。今改。董士珍。蕭𣂏。字惟斗。奉元人。劉敏中南章邱人。王思廉。字仲常。眞定獲鹿人。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阿哈瑪特。杭州路達嚕噶齊。此又一阿哈瑪特。非世祖時奸臣。十六人詣闕同議庶政。不至者五人。按元史陳天祥傳言天祥辭疾不至。又劉敏中蕭𣂏傳俱言于武宗朝辭歸。不復起。是亦召而不至者。餘無考。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闊哩克托都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托都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

江淮。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都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托都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位。是爲仁宗。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太子悟。移使大明殿。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積蘇衣（元史舊作只孫輿服志云。一色服也。按今蒙古語。凡物之顏色謂之積蘇。只孫蓋音譯之訛。今改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省

釋奠所以尊師重道廷臣中豈無一可遣之人何致令宦官行事此即無災異亦足貽笑千古元史以風災紀失未免反覺矣實至邦寧前此諫沮武宗傳弟仁宗釋而不問因見大公然以開府崇階濫授刑餘實爲褻視名器非特矯枉過正亦失馭閹豎之道矣

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寧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

邦寧旣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月。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布斡等畏帝英明。乘間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尋死。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詔以中統至元鈔法。行之五十餘年。比因尚書省妄事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忝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命悉罷之。時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帝以八百媳婦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呼岱此又一阿呼岱非成宗時左丞相之阿呼岱也討之。陝西侍御史趙世延字子敬。其先來固特族人居雲中北邊。祖鞠于外家。譌爲趙氏焉。按來固特舊作雍古。今改。因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至于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

吏弊固當懲治然欲一切剗除之則已甚矣李孟謂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最爲持平之論仁宗乃云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語近乎偏且因其曲爲保護[illegible]爲眞長者言則亦未當[illegible]馭吏之道惟當激濁揚清峻罰固不可以槩施而有犯必懲亦不可因

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已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大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于已而心服其公皆無間言時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孟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初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眞長者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象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

一言而遂爲寬貸惜仁宗之未見及此也

帝既命李孟領國子學。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布呼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九月。還安南國王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國人所害。朝廷因遙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

內降與官最為弊政前既
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
書而省臣亦言內降得官

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

李孟奏錢糧為國之本。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餘萬。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

者多至八百餘人奏請停止曾幾何時復積至千人次年又有誡左右僥倖加官之勅而伶官醫官仍授榮資仁宗非不明於治體而詔旨屢下條忽變更太阿之柄誰實操之而漫無主宰若此乎

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明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壬子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于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

勑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于是誡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不知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内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

易者奔走往來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叅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僥倖長奸之弊

冬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爲平章政事

孟以請告還朝卽堅求謝事命以平章政事承旨翰林而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時帝欲以伶人曹約爾珠舊作咬住今改後仿此爲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癸丑二年春正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固勒舊作禿忽魯今改後仿此爲右丞相

初以平章阿薩爾爲左丞相張閭爲平章政事事在元年五月

後二年。閧以强奪民田。爲中丞楊多爾濟所劾罷。至是特們德爾以病去職。以太府卿圖固勒。代爲右丞相。

三月。立皇后鴻吉哩氏。

彗出東井。

丞相圖固勒等。以天象示警。奏請罷黜。帝曰。事豈關汝輩。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賄緣特旨。濫授官爵。崇政宣徽用人多廢罷之流。内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從之。

夏六月。京師地震。

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

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河決。

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皆決。漂民田廬無算。

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爲言。乃命定其條制。下詔行之。科場每三歲一次開。以皇慶三年八月爲始。天下郡縣。興其賢能。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京師大旱。疫。

勅宦者勿授文階。或有悔
于邦寧畜階加秩之失。乃
曾未踰期。而續元暉復有

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

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疏放罪囚。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貰緣。以免實紊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于此者哉。

甲寅 延祐元年。春。二月。以趙世延參知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來固特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參知政事。

夏。五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秋。八月。地震。

昭文之拜何前後自相矛盾蓋由本無定見言不由中故不能持之以久耳

冀寧汴梁及武安。漢縣。元隸磁州。今屬彰德府。涉縣。晉縣。元隸眞定路。今亦屬彰德府。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八。

九月。復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初圖固勒罷。以阿薩爾代為右丞相。阿薩爾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居右相。因舉特們德爾自代。遂拜特們德爾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至是復拜右丞相。而仍以阿薩爾為左丞相。未幾李孟亦復起為平章政事。後三年。孟罷。以王毅代之。

冬。十二月。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車服等第。

惟蒙古及集賽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復以齊履謙注見前。為國子司業。

帝初即位。履謙與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俱在國學。教養有法。未幾。以履謙僉太史院事。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詞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

張閭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閭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其所有田自實于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姦。于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于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注見前。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

令貢賦稅。况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賦。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爲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仍遵舊制。

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

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三月。廷試進士。

賜呼都克托里舊作護都沓兒今改後仿此。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即夕陽河。在今秦安縣西。寰宇記。羅谷水分流入夕陽河是也。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特人。居靖州。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時帝在位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復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江西。湖廣饑。

秋。七月。畿內大雨水。

贛州民蔡五九作亂。擒斬之。

初。經理之法既行。特們德爾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貪智密廸音舊作呢匝馬丁。今改。在江西酷虐尤甚。信豐注見前。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增頃畝。居民怨毒入骨。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衆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唐縣。今屬汀州府。據之。稱王建號。詔遣張閭討之。擒斬五九。餘黨悉平。

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世延自參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特們德爾所忌。用太后旨。出

爲雲南右丞。陞辭。帝令仍爲中丞。

冬十月。以郭貫字安道。保定人。爲參知政事。

貫初爲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注見前。因問河東廉訪使默爾格特。舊作滅里吉歹。今改。後倣此。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淮西續綱目作浙西。今從元史本傳改正。廉訪使。至是以爲參知政事。

十一月。彗見紫微垣。赦。

丞相阿薩爾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職。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凡可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立武宗子和錫拉爲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旣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布幹復勸立和錫拉名剛哩克托都言之托都曰太弟曩定宗社久居東宮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宗三布幹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托都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特們德爾欲徼寵請立皇子碩迪巴拉帝嫡子即英宗舊作碩德八剌今譯改又與太后幸臣錫哩瑪勒此又一錫哩瑪勒非前定宗時之錫哩瑪勒也譖王于兩宮遂封爲周王遣出鎭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時方警贛州之亂而張閭在江浙復以括田廹民有至死者御史臺尚書省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令

方春鳥獸孶乳禁民畋獵猶是毋覆巢毋麛卵之意然犯者抵死則因愛物而轉以厲民輕重倒置矣

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

丙辰三年春三月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

初皇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太師珪嘗論其不可至是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錫哩瑪勒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禁方春畋獵

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輕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

自宋以來學者于天文水利多不講守敬獨能任其絕學以成一代之制太史令王恂每見其制度精巧深歎服之所著推步測驗諸書並藏于官卒年八十六

冬十月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宮素知孟頫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聞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復厚賜之

十一月周王和錫拉逃居漠北

和錫拉次延安其臣圖固勒此又一圖固勒非前右丞相之圖固勒也及武宗舊臣哩日舊作薹日今改後倣此等咸會常侍嘉琿舊作教化今改後倣此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搆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斯罕舊作阿思罕今改後倣此平章塔齊爾此又一塔齊爾非前博勒呼之從孫也行臺御史大夫圖魯上舊作脫里伯今改後倣此中丞托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背約襲殺阿斯罕嘉琿于河中和錫拉乃西走至金山西北附諸王察克台舊作察阿台今改後倣此等部居之

十二月立子碩迪巴拉為皇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丁巳四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

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契丹舒穆嚕氏時爲平章政事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於天旣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

六月特們德爾罷以阿薩爾爲右丞相

特們德爾之再入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脇留守賀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小字行使

特們德爾奸貪欺罔至廷臣交章論劾按治亦非難事何致任其避匿藉庇倖全竟爾徇恩廢法且罷相未逾年旋得夤緣復進遂以貽害將來仁宗雖慈儉足稱而絀于英斷則姑息之後患也

出之勝不可多爾濟廉得特們德爾受賕賂鉅萬萬家奴猶數千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僧格阿哈瑪特上四海疾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特們德爾懼逃匿太后宮帝爲不御酒食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益急太后召多爾濟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爲集賢學士

命優恤蒙古部民及衛士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

爲奴婢其命有司贖還各部又帝出見衞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鎭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秋九月以博迪蘇沙舊作伯答沙今改正爲右丞相阿薩爾爲左丞相

初阿薩爾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于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薩爾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臣西域人不㦂人望因

懇辭遂以宣徽使博䚟蘇爲右丞相阿薩爾仍左丞相

嶺北即和林路元初置和林總管府至仁宗皇慶元年改名和寧路總管府立嶺北等處行中書省以統之地震三日。

戊午五年春正月賜邁珠舊作買住今改後仿此。爵魯國公。

邁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魯國公大司農未幾御史言比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罷近聞禮部鑄太尉司徒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諸史册貽笑將來宜令革去從之。

二月癸巳朔日食。

寫金字佛經。

詔書西天字維摩經共糜金三千餘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佛事之費

以勑數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六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數又加倍。

夏。六月。術者趙子玉謀作亂。伏誅。

時魏王阿穆噶順宗長子。仁宗之兄。續綱目作衛王。考元史宗室世系表及諸王表。並作魏王。續綱目蓋沿本紀之誤。又阿穆噶。舊作阿木哥。今並改正。貶高麗。子玉言于王府司馬曹圖布台舊作脫不台。今改。後倣此。曰。阿穆噶名應圖讖。于是潛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穆噶至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金置。元隸濱州。今屬武定府。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

冬。十一月。增江南茶稅。

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

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哈勒廸音舊作法忽魯丁今改後倣此。言立減引增課之法勑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特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字善之緜州人徙錢塘。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己未六年春二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以特們德爾爲太子太師

特們德爾家居未逾年復貪緣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並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

故皆不聽。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五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邪朕惟祖宗創業艱難恒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遊觀于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伊嚕特穆爾布凌錦都爾伯特氏按伊嚕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布凌錦都爾伯特舊作卜領勤多禮伯臺今並譯改正。

後仿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此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庚申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

帝崩。

壽三十六。國語稱曰布延圖皇帝。布延圖。蒙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訛作普顏篤。今譯改。

史臣曰。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賞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太后以特們德爾爲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特們德爾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省事齊克愼堅（舊作乞失監今改。）有罪應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下。徽政院使錫哩瑪勒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卽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二月。籍江南冒爲白雲僧（元時釋教領于宣政院。有曰禪。曰教。曰律。又有曰白雲宗。白蓮宗。）者爲民。

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司空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擅

度僧四千八百人。贓敗鉅萬。至是始正其罪。籍其冒度爲僧者復爲民。

特們德爾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多爾濟。

初特們德爾以蕭拜住、多爾濟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名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錫哩瑪勒、御史大夫圖圖爾哈。舊作禿禿哈今改。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唾之曰。汝等嘗備員風憲。乃爲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慚俯首。特們德爾即起入奏。未幾。稱

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皆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特們德爾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徙輝州。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特們德爾大悟曰。非左丞言。幾悞吾事。特們德爾怨上都留守賀勝嘗發張弼之獄。又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

三月。太子碩迪巴拉即位。是爲英宗。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加特們德爾爲太師。

李孟欣然就集賢之拜不但消沮奸謀且亦深合人臣大義所不解者英宗在東宮時素知孟之爲人豈竟漫無決擇乃始則愕然于其俯就繼復顧巴爾積蘇詰其不肯爲是官之語則是奸黨詭計英宗早已備悉顧乃任其播弄顛倒徒作微詞以諷何足以儆僉邪而飭紀綱乎

詔中外毋沮議之。特們德爾既復相。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興。

奪李孟封爵。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

特們德爾以孟初不附己。讒搆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敕。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邪。因顧謂特們德爾子巴爾積蘇（舊作八爾吉思。今改。後倣此。）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

如由是無敢言者。

夏四月、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

以拜住安圖之孫為左丞相。雍拉固塔斯哈雅雍拉固舊作乃剌忽塔斯哈雅舊作塔失海牙今改後倣此。並平章政事。

拜住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帝初即位。自太常禮儀院使擢授平章政事。至是阿薩爾罷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遂以拜住代之。

平章政事赫嚕（是年二月。赫嚕拜平章政事。按赫嚕舊作黑驢。今改。後倣此。）御史大夫托多爾海（舊作脫忒哈。今改。後倣此。）等謀逆伏誅。

有告赫嚕。托多爾海。阿薩爾錫哩瑪勒等。與故約蘇穆爾妻伊埒薩巴（舊作亦列失八。今改。）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久擅權亂政。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借太皇太后爲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六月。以剛哩克托都爲御史大夫。旣而罷之。

時塔齊爾（舊作帖赤。今改。與前塔齊爾係兩人。）爲御史大夫剛哩克托都旣被名塔齊爾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塔齊爾誅。乃解。家居五年。而卒。

詔免沙門繇役。

英宗旣知世延之無罪特們德爾欲報私怨而誣陷之則當卽爲昭雪而置姦黨於法乃於世延猶囚繫兩年復因拜住進言始得免於縲絏而特們德爾則始終寘之不問何所顧忌而不能自主若此法令不行徒於侍臣前自表英察豈不滋貽笑哉

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旣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特們德爾猶怨之不已仁宗崩卽屬其黨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瑚（舊作胥益兒哈呼今改後仿此）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旣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特們德爾更以他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帝獵北京亭（在今獨石口外舊開平城南有東西二凉亭元時巡幸駐蹕處）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特們德爾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謝然猶囚繫經再歲旣而索約爾哈瑚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住爲言其無辜始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封事得達御前則下情不
得壅于上聞而元惡大憝

冬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欷流涕左右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莫不聳觀

河南饑

帝召羣臣問故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洊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亦庶幾有所畏忌此真法也特們德爾乃欲開視始行入奏直恐人之訐其過惡而思以蔽塞上聽侵擅之漸將自此而益熾罔上行私其弊大焉英宗雖未允所請而不暴其姦欺以懲艾之法紀安在乎

特們德爾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令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英宗皇帝

辛酉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鼇山時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遂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搆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帛各一以旌其直既而帝如上都

以察罕諾爾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住曰。北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帝即爲罷役。　察罕諾爾注見前。

二月。建壽安山即五華山。在今宛平縣西。寺。殺監察御史觀音保等。

詔建大刹于京西壽安山。督役甚急。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達穆蘇。伊吾廬人。德呼威蘇之子。續綱目誤分二人。今從本傳改正。按索約勒哈達穆蘇。舊作鎖咬兒哈的迷失。德呼威蘇。舊作迭里威失。今並改。後仿此。成珪。李謙亨。以歲洊饑。且東作方興。上章直諫。時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舊作鎖南。今改。後仿此。爲治書侍御史。與臺諫有隙。密奏其訕上揚直。大不敬。帝怒。殺觀音保。索約勒哈達穆蘇。杖珪。謙亨。流尼嚕罕地。壽詔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又冶銅五十萬斤。鑄佛像。置中瑞司以領之。　尼嚕罕舊作奴兒干。元屬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路。明置尼嚕罕都司。今爲寧古塔界內地。

夏五月。遷武宗子圖卜特穆爾于瓊州。即文宗。武宗次子。周王和錫拉之弟。按托克特穆爾舊作圖帖睦爾今改。後倣此。

時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時改典內院爲中政院。秩二品。掌皇后服御。約爾珠告托歡徹爾等交通親王子是。徙圖卜特穆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禁妄言時政。

時太白經天。趙宏祚等以上書言事。勒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渾河溢。

賞有功罰有罪王者馭下之大權特們德爾罪惡稔著英宗旣察見之而顧聽

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餘戶。時大雨，滹沱河及巨馬河

在涿州西北，自淶水縣流入。俱溢。與琉璃河合，卽古桃水也。

冬十二月，立皇后伊奇哩氏。昌國公主伊勒噶雅之女。按伊奇哩舊作亦啓烈，伊勒噶雅，舊作益里海涯。今並改，後倣此。

壬戌二年春正月，勑有司䘏孔氏子孫貧乏之者。

二月，禁捕鴛鷺。

違者籍其家。

免河閒、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以旱澇民饑故也。

秋七月，特們德爾死。

特們德爾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閒肆毒，睚眦之私。

其優游養安保首領于牖下待其已死始籍其家削其爵是縱惡于生前矣宗安得謂英乎

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住。委以心腹。由是特們德爾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得。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圖碑于范陽。將復莅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死于家。

太皇太后翁吉喇特氏崩。諡莊懿慈聖。

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以拜住爲右丞相。

特們德爾死。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吳澄為翰林直學士。

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在延祐初。詔起為集賢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亦以拜住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罷上都諸路金銀冶。

上都雲州。古望雲川地。遼置縣。金為州。後廢。今赤城縣北雲州堡是。興和。金撫州地。元改興和路。今張家口外鑲黃等旗牧廠地是。宣德。金置州。元改為府。今宣化府是。奉聖州。遼置。今宣化府

保安州是。及鷄鳴山。在今宣化縣東南。房山黃蘆三叉。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

命御史大夫特克錫舊作鐵失今改正。振舉臺綱。

帝初立。特克錫以太醫院使拜御史大夫。尋命領左右

阿克蘇衛。百官志。至元初立阿克蘇巴圖魯達嚕噶齊。名阿克蘇軍。至大三年立衛。至是命其振舉臺綱。詔中外。帝又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特們德爾貪饕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

勅寫金字藏經。

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舊作速速。今改。後倣此。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

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
爲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
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
後世。

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遣使考覈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
收其稅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六月。追奪特們德爾官爵。

特們德爾既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
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
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大風拔木。

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千餘株。

奉元元改陝西行省爲奉元路。即今西安府治也。行宮正殿災。

帝語羣臣曰。世皇建宮室。至朕而燬。寔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秋七月。詔減海運糧。

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幷特們德爾所增江淮糧免之。

八月御史大夫特克錫。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

初特們德爾既奪爵籍產。特克錫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耳。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謀變。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特克錫與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諸王阿爾台布哈（按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鐵木兒。阿爾台布哈舊作按梯不花。今並改。）等。謀以特克錫所領阿克蘇衞兵為外應。特克錫先與前平章政事徹辰特穆爾（舊作赤斤鐵木兒。今改。）殺拜住。而特克錫直犯禁幄。手弒帝于臥所。時年二十一。國語稱曰格根皇帝。

南坡之禍史臣謂英宗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謬戾極矣夫特們德爾結黨肆惡英宗並未稍加詰究卽其死後奪爵籍產而於其奸黨亦槩不爲窮治皆由姑息養奸以致釀成禍亂使當時逮其黨與按法誅竄以靖根株則朝右肅清亂臣何由逞其逆跡不此之責而歸咎於人與刑誅甚矣史臣之無識也

格根。蒙古語明鑒之謂。元史舊訛作格堅。今譯改。

史臣曰。帝性剛明。嘗以地震撤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于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諸王阿爾台布哈等。奉璽綬迎晉王伊遜特穆爾晉王噶瑪拉長子。裕宗嫡孫。按伊遜特穆爾。舊作也孫鐵木兒。今改。于北邊。九月。晉王卽位于龍居河。是爲泰定皇帝。龍居河。卽臚朐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喀爾喀界內。

初噶瑪拉薨。其子伊遜特穆爾襲封晉王。仍鎮北邊。領四大鄂爾多之地。王府內史道拉錫。西域人。舊作倒剌沙。今改。後倣此。得幸于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克散事丞相拜

晉王初因烏魯斯而告逆謀正也及聞英宗遇弒即當入朝討賊以雪神人之憤則君臣大義王室懿親庶爲兼盡乃因逆黨羣議奉迎遽踐大位而中書樞密分任亂臣則與躬預逆謀何異雖從滿努之請駢

住。得入宿衞。久之。哈克散卯特克錫。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塔坦舊作探忒今改。後倣此。來王邸。爲道拉錫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此二人深相結。八月二日特克錫密遣烏魯斯舊作斡羅思今改。後倣此。告晉王曰。我與哈克散額森特穆爾錫達爾舊作失秃兒今改。後倣此。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告道拉錫曰。汝與延斯固舊作焉速忽今改。後倣此。知之勿令舒瑪爾節舊作旭邁傑今改。後倣此。得聞也。王乃命烏魯斯遣巴勒密拉錫舊作別烈迷失今改。後倣此。等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帝遇弒。諸王阿爾台布哈及額森特穆爾奉皇帝璽綬。北迎王于鎭所。遂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冬。十月。特克錫額森特穆爾伏誅。

營葺克乃惟計者一己之善名而不務熾國家之大難律以春秋直書其能免於趙盾之書耶

帝初即位。以額森特穆爾為右丞相。特克錫知樞密院事。至是諸王滿努舊作買奴。今改。後仿此。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乃誅額森特穆爾。旺扎勒。按此又一旺扎勒。與前卷係兩人。索諾木。特克錫之弟。按此又一索諾木。非特們德爾子。圖們舊作禿滿。今改。後仿此。等于行在所。命舒瑪爾節寧珠。舊作紐澤。今改。後仿此。入京師。收特克錫。悉誅其黨。徹辰特穆爾等。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特們德爾子前治書御史索諾木議遠流。張珪曰。索諾木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十一月。帝至大都。

詔雪楊多爾濟。蕭拜住等冤。

御史言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住賀巴延

郎賀勝。觀音保。索約勒哈達穆蘇黙爾李謙亨成珪。罷免

王毅高昉張志弼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

官有差。

追尊考晉王爲皇帝。

廟號顯宗。母翁吉喇特氏曰宣懿淑聖皇后。

盜竊太廟神主。

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爲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皇

后金主爲寇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字惟中。大名東明人。言在禮

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不從。時參知

政事瑪喇勒舊作馬剌。今改正。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

廟主致爲盜竊事出非常豈可縱而不問太常奉祀不謹事關宗祏更不得僅律以尋常典守之愆雖因張珪言止其遷官而不聞加之譴責未數年而武宗之主復竊及由憲典不飭將無所儆也至若以木爲

主古今通義范金既鄰于
褻而蹟失并非所以敬
光前人立法固爲未善然
其時祭器尚議貯于別室
而神主未能愼于尊藏蹟
漫之愆又誰諉乎

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
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流諸王伊嚕特穆爾等于邊地。
伊嚕特穆爾雲南。阿爾台布哈海南。奇爾布哈舊作曲呂不花。今改。後仿此。尼嚕罕博囉烏魯斯布哈舊作兀魯思不花。今改。後仿此。海島。
並坐與特克錫逆謀故也。
封滿努爲泰寧宋縣。今屬福建邵武府。王。
舒瑪爾節等言南坡之變。諸王滿努逃赴潛邸。願效死力。且請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中能自拔逆黨者。惟有滿努。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滿努爲泰寧王。

以道拉錫為左丞相。

茂穆蘇寧珠蘇圖（舊作鎖禿。今改。後倣此。）並加光祿大夫。賜茂穆蘇等金有差。以討逆功也。

泰定皇帝

甲子　泰定元年春正月。召圖卜特穆爾于瓊州。

時命諸王遠徙者悉還其部。遂召圖卜特穆爾于海南。阿穆噶于大同。

二月。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立皇后翁吉喇特氏。元史帝紀作巴巴罕氏按后本翁吉喇特氏巴巴罕其名也今依后妃列傳改正又巴巴罕舊作八八罕今並改後仿此立子阿蘇奇布舊作阿速吉八今改後仿此為皇太子。

夏四月。大風。地震。

時帝在大都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詣上都奏之。其畧曰。特們德爾與特克錫之徒結為父子。終以遺患搆成弒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阿爾台布哈博囉伊嚕特穆爾奇爾布哈等與特克錫逆謀。罪止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托克托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

備卿濟蘭前太尉布哈哈矯制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郭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銜寃三年不雨宜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物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瞞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于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停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支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特們德爾專恣特克錫搆逆良善死于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敘其子孫天下繫囚寃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令行省行臺體究與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于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官養馬駝冗如大德圍槽之制所賜勳戚及宦者之田悉拘還

大臣典領衛兵職任尊而兼有統攝如果委任得人制馭得當于事未為無益若特克錫等搆成逆謀由于叅黨之交通而不繫于

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勳勞効著明實跡不加以賞賜請皆著為令。按濟蘭舊作帥烈郭哈舊作古哈今改後仿此。書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

乙丑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

初圖卜特穆爾自海南召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居數月乃還大都封為懷王至是又命出居建康。

夏五月河溢汴梁。

六月革大臣兼領軍務。續綱目繫于四月今從本紀改正。

參知政事左塔布台舊作左塔不台今改正。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特克錫以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知樞密院

兵權之相屬左塔布台懲于前事請罷大臣兼領雖亦杜漸防微之見然不免因噎廢食矣

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乞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冬十月道拉錫罷爲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爲左丞相十二月以塔什特穆爾舊作塔失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爲右丞相並加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仍封塔什特穆爾薊國公

丙寅三年夏四月畿內河北山東饑

初張珪告歸保定上冢帝思念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眞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糧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

半租。張珪尋以病退居西山。得旨還家。歲餘而卒。

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金置府。元屬鞏昌路。今仍為府。隸甘肅。靜。當作靜寧。元置州。今屬平涼府。會。金置州。元移治西寧縣。後廢今縣屬鞏昌府。定西。金置州。元移治安西縣。今鞏昌府定縣是。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廹逐男子。姦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反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秋。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八築之。

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田。

初。帝命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在今宛平縣盧師山。後改名清涼寺。額曰大天源延聖寺。奉安御容。至是。又賜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利。況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也。帝嘉納之。然不能用。

十二月。赦。

時道拉錫當國。與平章額卜德呼勒西域人。以皇慶二年五月。延祐四年

六月。至治三年十月。三爲平章政事。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額卜德哷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以詔藁示左司都事宋本。字誠夫。大都人。本曰今天徵災異而冒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卽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

按額卜德哷勒。舊作烏伯都剌。今改。

丁卯　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字希顏。霸州文安人。以大禮未舉。言天子

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爲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

旱蝗民饑。

秋八月。山崩地震。

通漕縣應作通渭縣宋置今屬鞏昌府山崩。碉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漢徙縣地元置碉門宣撫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今改設天全州治碉門城屬雅州府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丙申朔。日食。

戊辰　致和元年。八月。帝阿蘇奇布即位。改元天順。九月。圖卜特穆爾僭稱天歷元年。　按阿蘇奇布即位

泰定在位五年。纘承元統。其子阿蘇奇布。天下臣民

咸知為儲嗣則繼之乃世及之常是年八月以後統系自應屬之天順若圖卜特穆爾因雅克特穆爾擁戴遂逞逆謀僭竊位號兵犯上都致阿蘇奇布不知所終實與弒逐無異續綱目反以圖卜特穆爾所稱天歷附注是年而于天順竟沒其號殊乖順逆之理至明宗為武宗長子大都竊據之事本未與聞及圖卜特穆爾遣使奉寶勸進卽位和寧名分已定天順既亡神器非明宗誰屬又豈可以其未有紀元而去其帝號續綱目于己巳歲止紀天歷二年而明宗竟削

上都。似亦循踰年之例。改明年為天順。今因是年九月。圖卜特穆爾僭立于大都。改元天歷。十月。上都破陷。天順帝不知所終。八月後。元統無屬。故變例以天順改元。分注。其圖卜特穆爾所稱天歷。則直書僭號云。

春二月。帝如上都。命簽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奇卜察克氏。綽和爾第三子。此又一雅克特穆爾。與九十五卷係兩人。等居守。

徙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初。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以殊祥院使額森鼎舊作也先捏。今改。後傚此。掌其衛士。至是額森鼎私至上都。與道拉錫等共謀。復遣使遷之于江陵。

夏四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塔什特穆爾道拉錫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而不書是非尤爲失當今于致和元年附注天順改元以存其統並注圖卜特穆爾僭號以著其罪而已已議則大書明宗元年至翁郭綮圖變故以後元統無歸然後繫以天歷歷書法得平而大義亦足昭千古因揭其大指如此

武宗既傳于弟其子即無統業可承而泰定帝已成其爲君儲嗣現存祖統自有專屬乃雅克特穆爾忽進異圖誣託受武宗恩寵之言以自文遽迎周懷二

秋。七月寧夏地震。

帝崩于上都。

壽三十六。文宗不爲立廟諡。世止稱爲泰定帝。

史臣曰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

八月簽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謀逆執中書省臣額卜德哷勒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初雅克特穆爾以泰定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們都舊作滿禿。今改。後傚此。等乘帝有疾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錫拉懷王圖卜特穆爾立之至是帝崩于上都道拉錫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恐懼

王入繼于情理俱爲不順其意不過欲假援立之功以憑寵肆志遂成圖卜特穆爾篡弑之謀則雅克特穆爾實爲罪首至泰定既崩道拉錫惟知專擅自利踰月不立君致亂臣乘間釀禍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收掌百司印章諭安百姓于是雅克特穆爾與安西王喇特納錫哩（舊作阿剌忒納失里今改後倣此）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其黨十七人皆露刃號于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御史臺臣特默格幷左丞多木達（特默格舊作鐵木哥多木達舊作朶朶今改後倣此）參政王士熙等皆下獄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于樞密命前參政莽賚托噶（舊作明理董阿今改後倣此）乘驛迎圖卜特穆爾于江陵推前湖廣左丞拜布哈（舊作別不花今改後倣此）爲左丞相詹事塔斯哈雅爲平章蘇蘇爲左丞旺布袞吉特（舊作王不憐吉台今改後

倣此。為樞密副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衞軍無統屬者及謁選升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衆既受命。皆注目立。未知所謂。乃指使南向拜。衆驚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雅克特穆爾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令搭什特穆爾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鄂瑪岱舊作乃馬台。今改。後倣此。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默爾吉濟特氏。按默爾吉濟特。舊作蔑里吉䚟。今改。殺參知政事托博台。舊作脫別台。今改。後倣此。

初。莽賚托噶至河南。以謀告巴延。巴延從之。遂殺平章

奇拉爾。舊作曲烈。今改。後倣此。右丞拜特穆爾舊作別鐵木兒。今改。後倣此。等。別遣兵南迎圖卜特穆爾。而躬自勒兵以俟。參知政事托博台獨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衞之士。皆在上都。而諸隘守兵單弱。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巴延不從。是夜托博台手刃欲殺巴延。巴延覺。遂拔劍殺托博台。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圖卜特穆爾發江陵。遣使以巴延爲河南左丞相。

諸王們都等謀叛。附于雅克特穆爾。伏誅。

諸王們都阿穆爾台。舊作阿馬剌台。今改。後倣此。宗正庫克楚。平章瑪魯舊作買閭。今改。後倣此。集賢學士烏魯斯布哈。太常禮儀院使曷海齊舊作哈海赤。今改。後倣此。等十八人同謀附雅克特穆爾。

事覺。悉爲道拉錫所殺。

皇太子阿蘇奇布。卽位于上都。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遣梁王旺辰。（梁王蘇克徽子。顯宗孫。按旺辰。舊作王禪。蘇克徽。舊作松山。今改）右丞相塔什特穆爾。分道討雅克特穆爾。

懷王圖卜特穆爾入京師。

以莽賚托噶庫庫特音。（舊作闊闊台。今改。）蘇蘇並爲平章政事。曾立爲右丞。巴延爲御史大夫。趙世延爲御史中丞。高昌王特穆爾布哈（舊作鐵木兒補化。今改。）知樞密院事。尋又殺平章政事額卜德哷勒。流左丞多木達等于遠州。後一年。（復徵多木達等十二人于貶所。放歸田里。）

九月圖卜特穆爾僭位。

圖卜特穆爾既至雅克特穆爾以爲擾攘之際不稱大號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卜特穆爾以周王和錫拉在漠北欲虛位俟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卜特穆爾曰必不得已當明著吾志播告中外遂襲帝位改元天歷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大赦封雅克特穆爾爲太平王加右丞相知樞密院事加巴延太尉

梁王旺辰等兵入居庸關與雅克特穆爾戰敗引還

初雅克特穆爾弟薩敦（舊作撒敦今改後倣此）子騰吉斯（舊作唐其勢今改後倣此）皆在上都密遣人召之來使薩敦將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及旺辰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將

兵拒之。遣薩敦先馳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旺辰兵稍却。時諸王額森特穆爾兵。自遼東入遷民鎮。遼置縣金廢為鎮在今撫寧縣東。相傳山海關即鎮故址。圖卜特穆爾復令雅克特穆爾禦之。次于薊州。旺辰等兵遂破居庸關。雅克特穆爾聞之。倍道還。逆戰于榆河一名濕餘河。俗名富河。自居庸關南流。至通州北。入白河。漢書地理志。軍都縣濕餘水。東至潞。南入沽。是也。之北。旺辰兵復不利。追至紅橋在昌平州西南。阻水而陣相持者累日。旺辰再戰再北。遂率餘衆遁還。

靖安王庫庫布哈舊作闊不花今改後仿此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

庫庫布哈等以兵應上都。自陝西擊潼關。破之。遂克閿鄉陝州。行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此又一額森特穆爾非諸王額森特

穆爾也。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河東官吏皆棄城走。特默格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二十餘。橫絶數千里。河南大震。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拒之。引還。

特們德爾。此又一特們德爾。非前右丞相之特們德爾也。舊作秃滿迭兒。今改。後倣此。及諸王額森特穆爾軍破通州。將襲大都。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擊之。陽翟王太平太宗第七子密特哩大王之元孫。舊作滅里。今改。敗沒。死者蔽野。餘兵皆潰而還。

諸王呼喇台舊作忽剌台。今改。後倣此。等兵入紫荊關。在易州西。即太行第七陘也。宋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皆名紫荊。

守關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逼京城。與額森鼐等軍遇于良鄉南。轉戰至盧溝橋。聞雅克特穆爾援兵益至。遂引去。

冬。十月。圖卜特穆爾遣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

初。雅克特穆爾遣人名陝西行省平章特默齊舊作探馬赤。行臺御史穆齊爾台。舊作馬札兒台。今並改。皆不至。至是使者頒懷王即位詔于甘肅。至陝西。行省行臺官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不服。懷王悉欲誅之。左司郎中則丹。蒙古人。則丹舊作自當。今改。言于雅克特穆爾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浙江豪奢地。使臣或不

圖卜特穆爾之弒明宗人皆知之而于天順之事則史氏隱而未發夫天順正位已踰數月諸王羣臣皆推戴爲君圖卜特穆爾乃敢舉兵直犯上都致令不知所終則與躬自弒逆者亦無以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等正斧鉞所必嚴續綱目畧而不書失筆削之旨矣

厯所需造言陷之耳。雅克特穆爾入言之。事乃止。

圖卜特穆爾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終。梁王王禪遁走。遼王托克托死之。

先是。齊王伊嚕特穆爾及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舊作不花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聞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日蹙。道拉錫等。乃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走。遼王托克托遇害。帝不知所終。伊嚕特穆爾奉皇帝寶。又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道拉錫等于京師。

靖安王庫庫布哈等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尋引還。

庫庫布哈等兵至鞏縣黑石渡。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與河南兵

旺辰翼輔幼主自當與共存亡臨難遁逃實乖臣分卒不免于一死其視遼王之捐軀殉國相去奚啻霄壤至道拉錫始以寵利自私致僨國事及勢處窮蹙

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招諭。庫庫布哈等殺其使臣十餘輩。既而圖卜特穆爾復遣使臣諭之。乃逡巡引去

十一月圖卜特穆爾遷泰定皇后翁吉喇特氏于東安州。遣使迎周王和錫拉于漠北。

圖卜特穆爾殺梁王旺辰及道拉錫等。

梁王旺辰既遁。圖卜特穆爾募有能捕得之者。官五品以上。尋被執。賜死。道拉錫茂穆蘇寧珠薩特密什。及額森特穆爾。皆棄市。特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抗論謂是皆常歲從行之人

…前不貸用降更不得茵
…八…究亦無逃鋒刃而
…戮死有餘辜矣

殺之非罪衆賴以免

四川平章政事囊嘉岱（舊作囊加台今改後仿此）稱兵燒絕棧道

囊嘉岱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托克托爲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青爲左丞殺平章庫齊（舊作寬徹今改後仿此）等稱兵燒絕棧道

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自願者聽如舊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八

元

明宗皇帝

己巳元年。八月以後。文宗圖卜特穆爾天歷二年。按明宗即位而未改元。續綱目削而未書。今變例特書元年。而附注天歷二年於下。春正月周王和錫拉即位于和寧之北。是為明宗。

圖卜特穆爾屢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聞王使者至。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陝西大旱饑。以張養浩為行臺御史中丞。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圖卜特穆爾乃起張養浩為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

圖卜特穆爾非能讓國之人其推奉周王特以其序次居兄恐為公論所不容故陽為勸進以飾人耳目冀其固遜而後取之則既弋虛名復享厚實此逆賊本懷也周王不察誠偽遽受尊稱遂兆務郭察圖之禍圖卜特穆爾固罪無可逭周王亦智不足以保身

矣

禾黍豈能不種自生蓋必前此已佈之種因久旱未能出土及得透雨滋溉遂勃然皆發耳濬浩雖盡心賑荒秦民頗賴其利乃飾爲從來未有之奇以顯其異績過事夸張何以傳信不因此轉沒其實耶

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出糴。詣庫驗數以易之。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閫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遂得疾。未幾卒。追封濱國公。謚文忠。

二月。圖卜特穆爾立其妃翁吉喇特氏駙馬魯王多阿克巴勒女。按多阿克

巴勒。舊作珂阿不剌。今改。後倣此。爲皇后。

圖卜特穆爾追尊帝母伊奇哩氏。努掄公主之女。按努掄舊作奴兀倫。今改。後倣此。及其母塘古特氏。舊作唐兀氏。今改。後倣此。並爲皇后。伊奇哩氏諡曰仁獻章聖。塘古特氏諡曰文獻昭聖。

三月。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赴漠北。夏四月。以雅克特穆爾爲太師。

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璽來上。乃諭廷臣曰。璽旣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行在所。四月。癸巳。雅克特穆爾入見。帝嘉其功。以爲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雅克特穆爾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

人居之乃用哈巴爾圖（舊作哈八兒禿。今改。後倣此。）等爲平章政事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時首命塔齊爾塔本濟勒（舊作奔帖傑兒。今改。後倣此。）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遣使立圖卜特穆爾爲太子

明宗立子圖卜特穆爾與

武仁當日情事不同仁宗雖入定內難而虛寶位以俟武宗及武宗立而就儲位于義爲順若圖卜特穆爾久蓄異志且已自立改元雖言復辟之後明宗旣不能早至京師以靖人心而固根本乃循至大故事遂立東宮方謀爲其繼世之心而不知益促其謀逆之志適所謂自貽伊戚耳

旱蝗。民饑。

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毋慮百餘萬戸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

囊嘉岱降。尋殺之。

圖卜特穆爾遣使至四川。赦囊嘉岱。囊嘉岱出聽詔歸順。蜀地悉定。尋坐以指斥乘輿殺之于市。籍其家。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

太白經天。

八月帝次翁郭察圖。圖卜特穆爾入見。帝暴崩。

武寧王徹辰圖舊作徹徹禿今改後倣此等至京師。既致立皇太子之命。圖卜特穆爾遂發京師奉迎于道。受太子寶。八月

乙酉朔帝次翁郭察圖。丙戌圖卜特穆爾入見與諸王大臣宴于行殿。越三日庚寅帝暴崩。年三十。國語稱曰胡士克圖皇帝。胡士克圖。蒙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訛作護都篤。今譯改。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雅克特穆爾且怒且懼。旣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而不敢明言之者歟。

圖卜特穆爾以巴延爲左丞相。奇徹台。舊作欽察台。阿爾薩蘭哈雅。舊作阿兒思蘭海牙。今並改。後仿此。趙世延並爲平章事。多爾濟爲右丞。鄂允。舊作阿榮。今改。後仿此。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斯特穆爾知樞密院。特穆爾布哈特穆爾圖。舊作鐵木兒脫。今改。後仿此。並御史大夫。

圖卜特穆爾復襲位于上都。是爲文宗。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鄂允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于是南臺御史言。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于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不跂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書奏。爲免臺臣監役。

詔修經世大典。

勑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

會要爲經世大典。

冬十一月湖南猺賊寇邊。

湖廣州縣爲廣源等猺寇掠者二百八十餘處。命平章劉托歡招捕之。

十二月以西僧年扎克喇錫（舊作輦眞乞剌思。今改。後倣此。）爲帝師。

帝師至。帝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屬望廣平。）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

文宗皇帝

文宗徒以雅克特穆爾擁戴之功驟加隆寵罷置左相令其獨秉國鈞偏任長奸已乖馭下之道至于百司奏事乃政治所關太阿豈宜旁落何轉禁其徑達且坐隔越者以違制之名甘

庚午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額琳沁巴勒舊作懿璘質班。今改。後倣此。為鄜王。平章政事多爾濟以罪免。

臺臣言多爾濟紊亂銓選。貪汚著聞。請加罷黜。從之。尋以阿巴哈雅舊作阿卜海牙。伊拉齊舊作亦列赤。今並改。後倣此。相繼為平章政事。

以巴延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中書省曰。昔世祖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于一。今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又詔一切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大小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

受壅蔽而不顧紀綱凌替若此尚何以爲國乎

三月。雲南諸王圖沁舊作禿堅。今改。後仿此。反。遣豫王喇特納錫哩督諸將討之。

圖沁及萬戶布固舊作伯忽。阿瑚舊作阿禾。今並改。後仿此。等叛。攻陷中慶路。本大理國善闡府地。元置中慶路。雲南行省治焉。今爲雲南府。殺廉訪司官。尋自稱雲南王。以布固爲丞相。阿瑚等爲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克楚舊作乞住。今改。後仿此。爲雲南平章政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後仿此。爲雲南左丞。及中尚卿碩裕實舊作小雲失。今改正。後仿此。從喇特納錫哩由八番本漢牂牁郡地。五季馬殷遣八姓帥率兵。討兩江溪峒。至此留戍。遂各分據。號八番。元置八番順元等處宣慰司。明升置貴州布政司。今爲貴陽府治。進討之。

夏。四月。皇后翁吉喇特氏。殺明宗皇后必巴什成宗甥。壽寧公主之

（女。按必巴什舊作八不沙。今改。後仿此。）

皇后與宦者拜住謀殺之。

雲南土官祿余等叛。附于圖沁。詔遣諸王溫都素特穆爾（舊作雲都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會諸路兵進討之。（續綱目于是年事前後多錯悞。今悉從文宗本紀改正。）

初。雲南烏蒙（蠻部名。元置宣慰司。明升為府。今雲南昭通府是。）土官祿余以討圖沁功。授行省參知政事。至是叛附于圖沁。羅羅（即羅羅斯。蠻部名。其酋長散居大渡河西。元時內附。立羅羅宣慰司統之。明置建昌衛。今為寧遠府。屬四川省。）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特穆爾布哈被害。詔諸王溫都素特穆爾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湖廣省臣托歡並討之。

六月。殺知樞密院桂徹伯。舊作闊徹伯。托克托穆爾舊作脫脫木兒。今並改。等十二人。籍其家。

桂徹伯托克托穆爾及通政使濟爾噶朗舊作只兒哈郎。今改。等。以雅克特穆爾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伊德爾瑪實特默舊作也的迷失脫迷。今改。後倣此。以變告。雅克特穆爾即率奇卜察克軍掩捕案問。並棄市籍其家。

秋七月。將作院使索珠等有罪誅。

特們德爾子索珠。襯音努舊作觀音奴。今改。堵阿里雅。舊作野理牙。又作野理海。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詛事覺。詞連刑部尚書烏瑪喇前御史大夫博囉上都留守瑪爾舊作馬兒。今改。等。俱伏誅。

閏月趙世延罷

御史葛明誠言世延年逾七十固位苟容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之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乞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兖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尋復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位列七十子之下

江南大水

江浙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
餘萬戸。

冬十月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享。
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十二月立燕王喇特納達喇（舊作阿剌忒納答剌今改）為太子。

太子既立月餘以疹疾卒詔繪眞容奉安慶壽寺祀之
如累朝神御殿。

辛未　二年春二月立廣教總管府。

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設達魯噶
齊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

以聞。總管則僧爲之。

三月司徒希沙（舊作香山，今改。）陳符讖。希沙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爲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爲元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于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基正統。無待于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夏四月武陟地震。逾月不止。

喇特納錫哩等畧定雲南引兵還。

先是。鎮西武靖王綽斯巴勒。（世祖第六子。西平王鄂爾齊之孫。按綽斯巴勒。舊作搠思班。今改。後仿此。）及喇特納錫哩等率兵十餘萬討雲南。倍道兼進。奪金沙江。（即古麗水。源出吐蕃共隴川犁牛石下。東南流入雲南境。合打冲河。又東流至會哩州南。入四川界。）與賊兵遇。連戰敗之。擒斬阿瑚。遂復中慶路。又與布固戰于馬金山。獲而誅之。惟祿余遁去。至是遣使來獻捷。且請留荊王伊蘇伊伯根（太宗子奎屯之孫。按伊蘇伊伯根。舊作也速也不干。今改。後仿此。）等各領所部屯駐。鎮遏遺寇。餘軍皆遣還。詔從之。而以特默齊為雲南行省平章總制軍事。

父子主親君臣定位名分所在豈容任情假借致紊大倫文宗乃令皇子出居臣下之家既已褻宗支而倒冠履復取強臣孽嗣育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謚文正。

澄自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猶不輟。其易春秋禮記纂言盡破傳註穿鑿。卓然成一家言。朝廷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至是卒。贈臨川郡公。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

秋八月甲辰朔。日食。

江浙水。

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古嚕喇特納舊作古納答剌。今改。後倣此。出居雅克特穆爾家。

命市諤爾根薩理舊作阿魯渾撒里。今改。宅。令雅克特穆爾奉皇子居之。更名雅克特古斯。舊作燕帖古思。今改。尋又詔養雅克特

自皇家使庶姓得冒天潢皆冒濫亂不經莫此爲甚文宗此舉實不解其是何意見也

穆爾之子塔喇海爲巳子。賜以居第及貲産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冬。十月。都元帥克呼（舊作怯烈。今改。後倣此。）擊走之。

祿余既竄伏。尋出收招餘黨復作亂。寇順元（元至元二十年。討平羣蠻。置順元路安撫司。在今貴州貴陽府境內。）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諾海往招之。授以參政。制命。祿余拒不受。遂遇害。既而蒙古都元帥克呼潛師擊破賊砦。殺五百餘人。圖沁之弟必喇圖庫圖齊（舊作必剌都古彖失。今改。後倣此。）擧家赴水死。獲圖沁弟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餘黨悉平。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壬申三年。夏四月。諸王伊嚕特穆爾謀反。伏誅。

安西王阿南達之子伊嚕特穆爾與輝和爾曾裕木津。達巴迪爾班第舊作亞珍。達八的刺板的。今改後倣此。國師布哩訥實喇音沙津阿固齊舊作必刺忒納失里沙津愛護持。今改後倣此。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五月禁加封淫祠。

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請不許加封。從之。

雲南饑。

六月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字景讓。祐之孫。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

用人當因材器使即內外
兼授亦宜量其才質而歷
試之若縣令郡守果有善

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思
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
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
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
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
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
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
體內官知民閒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
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
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
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

政最績尤當在外超擢俾展布裕如期于民生有益使必仿漢制而行則黃霸聲名未嘗不減于治郡郎官出宰亦未必盡資籌恭出選其才實不免遷地弗良之憾頗可以爲成法不易乎

父子世及乃三代以下繼緒之常非然者則不足以

常調。凡朝鈌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

命中書議行之。時河北道廉訪使僧嘉努又言。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今官于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有所規避者。與詐奔喪者同科。亦命廷臣議行之。按僧嘉努舊作僧家奴今改。

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帝崩于上都。年二十九。國語稱曰濟雅圖皇帝。濟雅圖蒙古語有天命之謂。元史舊譌作札牙篤。今譯改。

冬十月鄜王額璘沁巴勒即位。是爲寧宗。

係人心而孚公論文宗舍子立姪[illegible]其公天下之心[illegible]人[illegible]文宗此舉不過[illegible]以矯仁宗不傳位武宗二子之非耳孰知燕王既不永年而順帝并至覆其宗社付諸不[illegible]家豈是元室之亡實文宗之[illegible]視神器者以釀成之耳

王。明宗第二子。爲帝所眷愛。留居京師。帝崩。遺詔傳位明宗之子。雅克特穆爾請皇后立皇子雅克特古斯。后不從。命立王以繼大統。時年甫七歲。中書百司政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尊皇后爲皇太后

鄜王薨。

王禕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戕兄之惡。天理人心。嗚呼。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克呼濟蘇迎托歡特穆爾舊作妥懽帖睦爾。今改。後仿此于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哈喇魯特氏。按哈喇魯特。舊作罕祿魯。今改。

率衆來降。乃封爲郡王。明宗出居沙漠。過其地。納其裔孫女曰瑪里達(舊作邁來的。今改。後倣此。)生托歡特穆爾于北方。至順初。明宗后必巴什被讒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在今朝鮮國中。)不與人接。尋又因其乳母夫言。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托歡特穆爾非巳子。移于廣西之靜江。鄜王薨。雅克特穆爾復請立雅克特古斯。皇太后曰吾子尚幼。托歡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于理當立。乃遣克呼濟蘇往迎之。

癸酉四年。(順帝元統元年。)春三月。雅克特穆爾死。

雅克特穆爾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

雅克特穆爾首搆禍端釁生骨肉翁郭察圖之事實所與謀又安肯援立明宗之子以自貽後患觀其遷延數月尚未立君視神器若贅旒奸詭實為叵測其

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色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托歡特穆爾即位于上都。是爲順帝。

初。托歡特穆爾至自靜江。百官皆鹵簿迎于良鄉。雅克特穆爾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意。托歡特穆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測。又恐即位後追舉明宗暴崩前事。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決。遷延者數月。至是雅克特穆爾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雅克特

意似并不在雅克特古斯即太史所云立則天下亂者焉知非希附權奸風旨造言煽惑以阻其嗣統之議乎使非病死順帝未必能繼守宗祧至于後此元祚淪胥則由順帝之政事怠荒綱紀廢弛所致又豈此言之果驗乎

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

以巴延爲太師。右丞相。薩敦爲太傅。左丞相。時復置左丞相。

時有阿哩袞特穆爾舊作阿魯渾帖木兒今改後仿此。者明宗親臣也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于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大霖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饑民四十餘萬。時關中河南俱水災。

兩淮大旱。

秋八月。立皇后巴約特氏雅克特穆爾之女。按巴約特舊作伯牙吾。今改。後仿此。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字伯生。允文之五世孫。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璲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明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

集歸後十五年病卒于家賜謚文靖集性孝友能折節後進學該博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文亦頗有宋慶歷乾淳風烈學者稱爲邵庵先生

冬十月封薩敦榮王騰吉斯襲封太平王

薩敦食邑廬州賜騰吉斯平江田五百頃

十一月封巴延爲秦王

賜以金印。是日秦州山崩地震。

順帝

甲戌 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雨血。

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

彰德路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謡曰。天雨氂。事不齊。

既而彰德復雨毛。如綫而綠。俗呼曰。菩薩綫。

民又謡曰。天雨綫。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五月。薩敦罷。六月。復以爲左丞相。

命薩敦仍商量中書省事。騰吉斯為左丞相。既而騰吉斯辭不拜。遂復命薩敦為之。尋卒。

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鷄鳴山注見前。崩。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饑。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冬。十月。始以珍格舊作眞哥。今改。皇后配饗武宗。

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曾字善止。修武人。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

蒐苗獮狩古所不廢況畋獵足以肄武在元時亦其國俗所尚順帝春秋方盛

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曾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曾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嘗以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武宗。擢曾曾爲御史。

詔舉才堪守令者。

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任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乙亥至元元年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于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

正當因此習勞而車駕所經並可以周知民隱于政務又何妨乎順帝初元以來端處深宮委柄臣下不聞當庭抗疏一言而狃于書生庸瑣之見掇拾舊聞借名諫獵以弋取直聲何其陋也至順帝聞言即止無識者方嘉其從若轉圜不知順帝耽于宴樂其心本好逸而惡勞適臺諫有言遂陽以博納善之稱而陰以遂便安之計其後賜綽台等以金帛且欲妄擬貞觀益可見其意所假托然亦何救其內多欲而覆宗社哉

務方與而馳騁氷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奈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罷采高麗媵女。

臺臣言高麗首効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

夏六月騰吉斯反伏誅。秋七月巴延弒皇后巴延特氏。

時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巴延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哩舊作答里今改潛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舊作晃火帖木兒今改帝數召達哩不至郯王徹辰圖密發其謀六月晦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巴延及旺扎勒特穆爾舊作

完者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掩捕獲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誅之餘黨奔達哩達哩即應以兵殺使者以禡旗帝遣阿弼往諭又殺之而率其黨華善舊作和尚今改。等逆戰敗走鴻和特穆爾所阿哩袞徽爾舊作阿里渾察。今改正。執送上都戮之鴻和特穆爾自殺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巴延尋酖殺之于開平民舍。

騰吉斯既誅。巴延遂專爲右丞相。而復罷左丞相不置。

九月減官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内府執事不下

哲爾特穆爾為江浙平章
時既目擊試官供張煩擾
即當劾奏以警其餘乃心
蓄不平一旦得志輒倡議
欲罷科舉不啻因噎廢食
而懷私意以變舊章尤乖
正理有壬不於國家政體
立論而惟取舉子進身一
節斷斷爭執所見殊小巴
延復左袒而力主其議尤
昧於公私之義至哲爾特
穆爾并欲論減太廟歲祭
其妄誕悖禮罪戾莫大何
不聞諸臣與之抗論耶

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

從之。

冬。十一月。詔罷科舉。

初哲爾特穆爾（鄂喇琨氏。按哲爾特穆爾。舊作徹里帖木兒。鄂喇琨舊作阿魯溫。今並改正。後倣此。）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中書。（是年哲爾特穆爾。入拜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衞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于是御史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等列其罪狀。合辭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巴延怒曰。汝風臺臣言哲爾特穆爾邪。有壬曰。太師擢哲爾特

穆爾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太師邪巴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筭豈盡出于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元字原功其先廬陵人徙瀏陽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于選法果相妨耶巴延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

年號所以紀元雖子孫不必相襲況法祖貴乎遵循成憲又豈在沿用舊名順帝乃欲襲世祖之元思以應天變而延國祚事既不經言亦不順真足供一噱耳

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命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御史布哈舊作普化今改後倣此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詔改元

時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詔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于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騰吉斯既誅帝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定策兩朝功德隆

盛。近古罕比。命大臣特議加禮。至是奉玉冊玉寶尊爲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于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台哈布哈（字兼善。巴約特氏。居台州。按台哈布哈。舊作泰不華。巴約特。舊作伯牙吾台。今改。後仿此。）率同列上章言。嬸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衆懼。台哈布哈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尋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哲爾特穆爾有罪。免。徙南安。（註見前。）

哲爾特穆爾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之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于是臺臣復劾其罪而巴延亦惡其忤己遂流于南安人皆快之尋卒

河決封邱

丙子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瑪里達爲皇后

秋八月甲戌朔日食

是歲水旱蝗饑

鄧州大霖雨三十日白河（注見前）水大溢爲災黃州蝗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時江州諸縣民饑甚總管王大中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爲息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當時雖妖賊並起煽亂惑
民然芭蘖甫生撲剪尚易

丁丑三年。春。正月。帝畋于柳林。凡三十五日。御史緯台。舊作丑的。今改。後仿此。宋紹明。進諫。帝賜以金帛。緯台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廣東朱光卿。增城人。河南棒胡名閏兒。陳州人。等。起兵作亂。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爲亂。棒胡本以燒香惑衆。反于信陽州。即宋信陽軍。元置府。尋改爲州。今屬汝寧府。破歸德鹿邑。隋縣。今屬歸德府。焚陳州。屯營于杏岡。在陳州府淮寧縣北。命河南左丞慶同舊作慶童。今改。討之。獲其旗幟宣勅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幟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

爲力大臣等不思急議擒勦勿使蔓延轉欲借此爲中傷修怨之舉逞私意而忘公義其爲負國實甚而順帝旣見旗幟宣敕諸物不軌之跡甚明乃尚云此欲何爲若全不知有反狀者更與何不食肉糜之問無異至於誅捕之法自當集議廷臣殫心籌畫乃以誅求之事專責漢人又何所見之不廣乎

何爲。意漢官諱言反。將中以罪。許有壬曰。此曹反狀甚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旣而帝以光卿秀卿棒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

二月。壬申朔。日食。

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時江浙等處饑民至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

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採

三月立皇后翁吉喇特氏毓德王博囉特穆爾之女

禁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

凡有馬者拘入官尋復詔鎮遏生番處開其禁內地如故既又禁漢人南人不許習蒙古字

夏五月民訛言采童男女

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

西番盜起

殺鎮西王子丹巴舊作党兀班今改尋蔓延至二百餘處詔立行宣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為院使督兵往討之

彗星見

時太白屢晝見久而不息彗星自五月至八月凡六十有三日自昴至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秋七月武陟蝗 注見前

河南武陟縣禾垂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八月京師地屢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 注俱見前 皆溢沒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床盡碎凡六日方止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 字益之 卒

謙少受業金履祥之門。盡得所傳。居東陽八華山。遠近學者翕然從之。不出里閭者。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薦于朝者。前後章數十上。郡復以遺逸應詔。終莫能致。至是卒。詔賜諡文懿。謙于書無所不讀。窮探聖微。多所自得。嘗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于俗。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陳櫟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于時云。陳櫟字壽翁。休寧人。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

十二月。以穆齊爾台巴延之弟。按此又一穆齊爾台。非前卷行臺御史也。爲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

穆齊爾台時方知樞密院事。朝議進爵爲王。辭曰。兄封

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巴延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戊寅四年夏四月大雨雹。

時帝如上都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等物之形。

五月詔考覈郡縣官功過

命佛嘉律(舊作佛家閭今改後仿此)為考功郎中喬林為員外郎魏宗道(續綱目作魏宗今從元史本紀改正)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屬功過。

漳州民李志甫袁州民周子旺起兵作亂

奸民嘯聚竟至圍犯州城
必非事起倉猝牧民者不

知預爲察治任其猖獗若此則元末吏治闒茸可知然此烏合之衆勦捕亦非難事乃守將與戰失利四省兵討之不克則當日軍伍廢弛更可想見總由順帝紀綱不振文武諸臣罔知以安民飭武爲念平時習于養癰臨事付之蔫目毋怪盜賊之接踵蠭起也

漳州南勝縣（元置今漳州府平和縣是）民李志甫聚衆圍州城。守將綽斯戩（舊作捌斯監今改後倣此）與之戰失利。乃詔江浙平章拜布哈發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唐縣今爲州直隸福建）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既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袁州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年建號。尋敗被獲。誅之。

秋八月癸亥朔。日食。

京師地震。日二三次。凡十日乃止。

己卯 五年夏六月。汀州大水。平地水深三丈。沒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千餘。

冬十月詔以巴延爲大丞相。續綱目繫于十一月今從本紀改正。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盜殺河南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等尋捕誅之。

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廉訪使旺扎勒布哈舊作完者不花今改等乃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暘字彥溫汴梁人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暘獨免暘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歷炳懼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爲之賜以上尊

巴延矯詔殺郯王徹辰圖。

巴延搆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布哈。鎮南王托歡第四子。世祖之孫。威順王庫沁布哈。亦托歡之子。按庫沁布哈舊作寬徹普化。今改。後仿此。不俟命。即遣之。帝爲之不平。

庚辰　六年。春二月。巴延有罪。黜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尋貶南恩州。宋置。明廢。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是。道死。

巴延既誅騰吉斯。獨秉國鈞。愈專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欲以其姪托克托字大用。穆齊爾台之子。巴延養爲巴延子。宿衛。偵帝起居。懼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旺嘉努舊作汪家奴。今改。後仿此。翰林承旨錫哩巴勒舊作沙剌班。今改。後仿此。同侍禁近。實屬意托克托。故托克托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揚珠布哈舊作燕者不花。今改。後仿此。爲

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但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于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盍及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托克托復質于師吳直方。浦江人。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匿巴勒舊作世傑班。今改。阿嚕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言。往復辨論。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不疑。及巴延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

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與本卷前係兩人）直方曰子伯父挾震主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治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冨巴勒等謀欲俟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益增兵自衛至是巴延自領兵衛請帝出田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宮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依克徹爾（舊作月可察兒今改）率三

十騎抵營。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錢塘人。范滙江西人。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珠爾噶岱舊作只兒瓦歹。今改正。賫赴柳林。黎明。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眞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殺君。巴延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巴延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梁置。今屬廣東肇慶府。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以穆齊爾台爲太師。右丞相塔斯哈雅爲太傅。塔瑪齊爲太保。旺嘉努爲平章政事。托克托知樞密院事。

詔托克托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

彗星見。

凡三十二日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長五寸餘。

賜穆齊爾台爵忠王固辭許之。

詔封穆齊爾台爲忠王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夏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翁吉喇特氏于東安州尋崩放雅克特古斯于高麗殺諸途。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寖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

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文宗稔惡不悛當躬逆之際與其臣阿噜布哈（舊作月魯不花）阿里雅（舊作也里牙今並改）莽賚托噶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于必巴什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布特達錫里（舊作不答失里今改）怙其勢燄貪家嗣而立孺稚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阼每念治必本于盡孝事莫先于正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特達錫里本朕之嬸僣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罪惡

尤重拯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阿嚕布哈等已死其以莽賚托噶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字伯恭大寧惠州人言文宗既徹廟主嬸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雅克特古斯未至高麗伊克徹爾舊作月闊察兒與卷前係兩人害之于中道

冬十月穆齊爾台罷以托克托爲右丞相特穆爾布哈爲左丞相。

穆齊爾台以疾辭位詔以太師就第而以托克托及宗正特穆爾布哈爲右左丞相。

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字子山康里克氏布呼密子舊作巎巎今改。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復行之。

罷文宗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

順帝初元卽深居簡出威柄下移以致紀綱凌替使能稍自振作日夕精勤庶幾可圖補救乃崔敬尚撫拾老生常談謂宜居深宮面謀治道因幾暇以講經筵皆迂闊而無當且于順帝中病之由正如以水濟水又何益乎

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餘悉罷之

辛巳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御史崔敬上疏請御內殿其畧言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錫喇鄂爾多斯舊作失剌斡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

地道失寧。京畿南北。飛蝗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于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冬。湖廣猺賊作亂。

湖廣猺賊唐大二等作亂。其黨蔣丙。何仁甫等。相繼舉兵。攻破江華唐縣。今屬湖南永州府。等州縣。丙自稱順天王。溪峒猺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湖廣行省平章滾布巴勒舊作鞏卜班。今改。後倣此。擊平之。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百餘處

壬午 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在宛平縣西。

托克托用參議博囉特穆爾等言。于都門外開河置牐。

引金口渾河注見前之水東流達通州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廷臣多言不可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船不能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三月大同饑

人相食運京師糧賑之

秋八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己亥朔日食。

癸未三年春正月遼陽烏哲勒額森元開元路地明置烏哲勒額森女直軍民府後改三萬衛今奉天府開原縣是按烏哲勒額森舊作吾者野人今改作亂。

遼陽爲捕海東青煩擾烏哲勒額森及碩達勒達元置海蘭碩達勒達等路分領渾同江南北地在今寧古塔界內皆叛。

二月鞏昌山崩。

成紀注見寧遠宋縣今屬鞏昌府伏羌唐縣今亦屬鞏昌府等縣山崩水湧溺死人無算。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輯以義例未定久

之竟不能成。至是命托克托爲都總裁。特穆爾達什字九齡。曾王托克托之子。時爲平章政事。按特穆爾達什舊作鐵木兒塔識。今改。後仿此張起巖歐陽元呂思誠揭奚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爲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于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著論。欲以遼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持論久不決。詔遼金宋各自爲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三史惟遼史先成。金宋二史次第告竣。其金史多本金末元好問劉祁所著書。最爲詳贍。而發凡起例論贊表奏。則皆歐陽元屬筆焉。劉祁。字景叔。渾源人。

夏四月丙申朔。日食。

秋七月。汴梁大水。

處士虛聲本無濟于實用
徵聘不起尤爲欺世盜名
之[illegible]勃開濟爾哈朗皆
宋[illegible]人乃亦漸染內地
[illegible]名高尚殊失元初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前注見等七縣皆大水

冬十月親祀太廟

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

十二月以博爾克布哈字大用延濟克台氏按博爾克布哈舊作別兒怯不花延濟克台舊作燕只吉解今並改後仿此爲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

徵清江南唐縣今屬江西臨江府處士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清江不至

本在武宗時常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前注見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托克托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

樸俗朝廷非惟不爲申禁且從而優禮之立法不善頹風益滋毋怪國勢之日流于削弱也

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不至。後又詔徵處士烏哲勒圖濟爾哈朗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烏哲勒圖濟爾哈朗爲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特穆爾達什曰。隱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事在至正七年。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張樞字子長。金華人。按烏哲勒圖舊作完者圖。濟爾哈朗舊作執禮哈琅。今並改。後仿此。

甲申 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謂田野闢。戶口增。賦役平。盜賊息。軍民和。詞訟簡。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決汴梁。旣而復決濟陰。金縣。今曹州府菏澤縣是。漂官民廬舍殆盡。

二月以賀惟一字允中勝之子為平章政事

既而復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以授惟一固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曰太平

閏月命托克托兼領宣政院事

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托克托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

夏五月托克托罷以阿嚕圖博爾濟四世孫按阿嚕圖舊作阿魯圖今改後倣此為右丞相

托克托以羸疾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嚕圖對遂召用之而封托克托鄭王阿嚕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恐非刑部所可用阿嚕圖曰選劊子耶若選劊子則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

官何用强壯者爲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同僚嘗曰郎中欲有所言可與我輩共議施行何必別爲文字自有所陳耶郎中居他官則可建言若爲右司而建言是徒欲顯一已能言耳將置我輩何地思謙大慙服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補官

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爲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贓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乙酉五年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謚文忠

為治要務在乎崇實政而不責乎尚虛文巎巎所云宰相臺諫而外惟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亦不過紙上空談于時事未能實有裨補即如當時庶事懈弛曾未聞建白及此他復何論且巎巎在當時朝端粃政不少所謂匡救者又安在乎

巎巎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旨以承旨召還。適中書平章闕員。或有所薦。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在半途矣。人知帝意在巎巎。至京七日而卒。家貧幾無以斂。帝為賜賻。并以罰布償其所負官錢焉。初巎巎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巎巎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秋。九月壬午朔。日食。

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蒙蔽。惟巡湖廣道大都

路達嚕噶齊巴克什舊作拔實今改巡京畿道西臺中丞鼎鼎舊作定定今改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字伯修眞定人糾舉無所避天爵所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九人都人稱爲包拯然竟以忤時相罷去

丙戌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食

夏五月陝西饑

行酒禁

盜竊太廟神主

六月羅天麟等作亂陷汀州

連城縣宋置蓮城縣元更名今屬汀州府民羅天麟及陳積萬叛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瑚圖克布哈舊作忽都不花今改後仿此等合

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得用殺天麟積萬來降

雲南夷死可伐作亂

詔以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伊圖勒亨舊作亦禿渾今改後倣此爲雲南行省平章討之且下詔招諭後死可伐遣其子入貢請降置平緬宣撫司以羈縻之

秋七月以多爾濟巴勒字惟中穆呼哩七世孫按多爾濟巴勒舊作朶爾直班今改後倣此爲右丞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爲崇文監丞參政多爾濟巴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升右丞

冬閏十月。靖州宋崇寧間置。注見前。猺吳天保作亂。

時湖廣猺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宋縣。今屬辰州府。武岡。唐縣。明爲州。今屬寶慶府。漵浦。唐縣。今亦屬辰州府。諸郡縣。湖廣右丞善巴勒班舊作沙。今改。率師討之。尋敗沒。天保遂有衆六萬餘。尋進寇全道州。注見前。官軍不能制。未幾。廣西峒猺亦乘隙入寇。

是歲河決。

尚書李絅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佞邪。以崇陽抑陰。不聽。

阿嚕圖罷。

先是博爾克布哈嘗與阿嚕圖謀擠托克托。阿嚕圖對

郡長非養貧之地及告饑
不蒙賑卹云云蓋苗所論
最爲切當相臣知

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克布哈屢以爲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皆爲之不平勸其見上自陳阿嚕圖曰我博爾濟之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丁亥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是日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

以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爲參知政事

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爲狹力辨其不

吏共濟卽當採用其言以裨實政乃云引盡君至此欲其相助竟似政府需人專爲君黨植黨樹私之地稍爾持正輒事擠排而順帝亦竟毫無覺察國事尚可問乎

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鈔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于是宰相謂僚佐曰。所以引盡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卽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以宦者拜特穆爾舊作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爲司徒。

二月。山東地震。

壞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

夏四月。復以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是年正月。已命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尋辭職。今復命之。以特穆爾達什為左丞相。博爾克布哈尋罷。

帝嘗問特穆爾達什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既而博爾克布哈坐調變失宜。以太保罷就第。臺臣復交章論之。尋謫居渤海而卒。

河東大旱。

民多饑死。

六月。放太師穆齊爾台于西寧。注見前。

劫賊剽掠江海官司不爲緝捕聽其橫行無忌足見當時之政事廢弛乃以萬

博爾克布哈以宿憾譖穆齊爾台詔徙西寧州其子托克托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沙色爾（舊作撒思今改）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西夏人舊作亦憐眞班今改正與本卷前係兩人）曰托克托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囘甘肅穆齊爾台尋卒

秋九月特穆爾達什卒以多爾濟（穆呼哩六世孫）爲左丞相

多爾濟先爲江浙行省丞相以寬簡得民心召入爲御史大夫會特穆爾達什從幸上都還感暴疾卒遂命代爲左丞相

冬十一月沿江盜起

剽掠無忌有司不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

數百軍輒爲三十餘賊所敗戍將鎮兵怯劣若此不聞加以重懲並爲整飭其流毒奚啻萌蘖斧柯之喻而示之君臣猶若罔聞其後遂日至潰敗皆由紀綱不振故耳

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在今高淳縣東南。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十二月以多爾濟爲右丞相太平即賀惟一改名事具前。爲左丞相。多爾濟先拜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國王穆呼哩封魯國王子孫世襲弗替。昧于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遂拜太平左丞相而以多爾濟爲右丞相。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詔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太平問其策

安出賜曰可授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賜言

詔選臺閣名臣出爲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參政魏中立薦韓鏞爲饒州路總管饒州尚鬼鏞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勵由是人人自力于學

魏中立字伯時韓鏞字伯高俱濟南人

戊子 八年春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注見前

以工部郎中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爲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

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夏四月帝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又名谷珍黃巖人。作亂。

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遂亡入海為亂刼掠漕運。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舊作朶兒只班與卷前係兩人。討之追至福州。國珍焚舟將遁行省兵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被執。

童子暴長荒誕不經或當

國珍脅使請于朝。詔授定海尉。國珍不肯赴。尋進攻溫州。勢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禎言。莽賚托噶等。皆陛下深仇。巴延賊殺親王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閫帥敢于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御史李祕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降爲妃。亦不聽。　奇氏。帝第三皇后。皇子阿裕錫哩達喇之母。按阿裕錫哩達喇。舊作愛猷識理達臘。今改。後仿此。

以台哈布哈。翁吉喇特氏。按此又係一人。非前爲御史後殉難之台哈布哈。瑚圖克布哈。並爲平章政事。

丞相太平薦台哈布哈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相。台哈布哈黨于托克托。謀害太平。衆由是不平之。

己丑 九年夏四月。棗陽童子暴長。

時不逞之徒借端煽惑造此訛言遂爾傳流滋僞史臣竟深信不疑錄之以紀災異可謂無識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秋七月多爾濟太平俱罷以托克托爲右丞相

初穆齊爾台卒太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托克托遂得還復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已因儒克忠巴勒（舊作汝中柏今改）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時參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誣以罪黜去太平亦罷爲翰林學士承旨又誣劾其過失托克托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何害于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乃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

冬十月。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習漢人文字。

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歸暘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托克托領其事。堂虛中座。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陛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詔削烏蘭海蘇舊作斡勒海壽。今改。後倣此。官。流韓嘉納于尼嚕罕

先是。同知樞密院事哈瑪爾字士廉。剛哩克人。舊作哈麻。今改正。與弟蘇蘇。舊作雪雪。今改正。爲帝所褻幸。聲勢甚盛。太平及御史大夫韓嘉納等。皆謀黜之。令監察御史烏蘭海蘇劾哈瑪爾兄弟出入托郭斯舊作脫忽思。今改正。皇后明宗妃。帝之庶母。宮闈。犯分無禮。哈瑪爾知之。先訴于帝。嘉納以御史章入奏。帝遂怒。弗納。明日再上。不得已。奪哈瑪爾蘇蘇官。居之草地。而出烏蘭海蘇爲陜西廉訪副使。太平。嘉納亦相繼罷去。嘉納罷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是。托郭斯皇后以其言侵已。復泣訴于帝。帝益怒。乃奪其官。屏歸田里。禁錮之。逾誣嘉納贓罪。杖流尼嚕罕以死。

庚寅　十年。夏。六月。有星入于北斗。

大如月。震聲如雷。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更鈔法。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轉撥。民間流通者少。故偽鈔滋多。請如舊制。凡合支名目。于總庫轉支。從之。至是復與吏部尚書奇齊葉圖舊作偰哲篤今改後仿此迎合丞相托克托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錢為子。托克托集臺省兩院共議之。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極言其不可。不聽。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之利。奇齊葉圖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且至元

元政不綱。羣盜蜂起。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張士誠擅雄僭竊位號而

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奇齊葉圖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奇齊葉圖忿曰。公有何議。思誠曰。我有三字議曰行不得。行不得。托克托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于廟廊中。大聲厲色耳。于是風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額森特穆爾。托克托之弟。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仿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置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至逾十倍。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辛卯十一年。是年以後。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等。相繼僭號。續綱目皆附注紀年。今按壽輝等以羣盜倡亂。旋即敗亡。不成爲國。與晉末五代諸割據各有土宇者不同。續綱目書法未當。今並削之。

夏四月。

攻剽自如不久敗亡未成
爲國此正如勝廣揭竿之
徒耳續綱目依朱子書綦
隋二代之例皆書其國號
紀年殊未平允順帝政雖
怠荒未至若殷紂楊廣之
暴虐爲神人所共憤況秦
末六國以王侯子孫稱兵
復國其名近正原非盜賊
烏合之比卽唐初之蕭銑
李軌李密竇建德諸家歷
年稍久亦僅具規模元末
諸僭僞實非其倫今惟明
祖稱吳王元年仍依朱子
書漢高祖之例附書以著
其得天下之漸其徐壽輝
等年號槩從删削並依元
史順帝本紀例于其起兵

詔開黃河故道。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爲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

時黃河屢決。北侵安山，在碭山縣南。延及濟南河間。朝廷患之，托克托集羣臣議，言人人殊。惟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于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圖嚕舊作禿魯，今改。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賈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

時藉作亂以嚴盜魁之誅云

元末之亂實由上下因循狃于宴安所致而不係于河之開與不開宋濂之論最爲確當且治河所以爲民而賈魯塞北疏南之議就河流趨下而言未爲無見第既興大役當籌萬全使皆給之力値資其日糧俾饑民得藉以餬口未嘗非寓賑良法乃多發兵夫益耗民食糜帑幾三百萬而撤地不當實惠則經理之不善而非挑河之失策也

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爲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在開封府儀封縣東北與考城縣及山東曹縣接界南達白茅村名在長垣縣東接東明縣界放于黃固一名黃堌在單縣界哈只在歸德府界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在曹縣西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四月鳩工七月疏鑿成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海詔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托克托世襲達爾罕號其餘遷賚有差宋濂曰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謂天下亂皆由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所致不知元之亡實基于上

紅巾一起亂勢益滋然當時倡變之初不過燒香惑衆一二妖妄之徒使有司早爲捕治何致靡潰日深且山童祖父妖術既經敗

下因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夕之故設不與是役亂詎無從而起乎不此之察而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

冀晉地震

半月乃止懷孟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圮民居屋壓死者甚衆

五月己酉朔日食

潁州人劉福通蕭縣人李二羅田人徐壽輝（又名貞一）等起兵作亂（續綱目于徐壽輝等書兵起今依元史本紀例改書作亂）

時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

露卽當翦之極與絕其根株乃僅謫徙永平使其孽種滋生煽誘遐近益見前此之姑息失刑貽禍實匪淺耳

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謀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潛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圖齊（舊作禿赤。今改。後仿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皐。攻羅山。（注見前。）上蔡眞陽確山。（眞陽。今改名正陽。與確山俱屬汝寧府。）諸縣。尋犯舞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蕭縣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本以販布爲業。有僧瑩玉（袁州人。）以妖術與鄒普勝（麻城人。）倪文俊等作亂。奇壽輝狀貌。共推爲主。攻

博囉特穆爾被執飾詞朝
廷僥信竟遣使招徠縱賊
貽害其罪更浮于多爾濟
巴勒至達什特穆爾雖奉
詔招降亦當審度形勢賊

陷蘄水及黃州路亦以紅巾爲號時謂諸賊曰紅軍亦稱香軍。

六月浙江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擊方國珍兵敗爲所執

秋七月遣大司農達什特穆爾字九成舊作達識帖木邇今改後倣此招降之。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博囉特穆爾往擊之兵至大閭洋在今温州府界海中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爲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什特穆爾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紿與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什特穆爾適夜過台哈

衆果有可乘之會則相機行權爲國家除一大患據以入告亦何有擅命之嫌乃拘泥成議惟知奉使無違散衆授官而外未聞別籌制馭良策致國珍兄弟旋即煽亂海濵達什特穆爾豈得辭其咎哉

布哈密以事白之達什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邪事乃止樞台哈布哈至海濵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詔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督兵討劉福通

時福通兵勢日盛托克托乃奏以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琨徹格爾舊作寬徹哥今改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

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徐壽輝稱帝于蘄水

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字德中密州人）皆脅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十一月以多爾濟巴勒爲平章政事

多爾濟巴勒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字彦威藁城人汝寧盜起爲所執不屈被害）仗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托克托意時托克托倚任儒克忠巴勒拜特穆爾兩人擅權用事而多爾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爲西臺御史大夫

壬辰 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諸郡威順王庫沁布

哈等棄城走。二月陷江州。總管李黼字子威。穎上人。力戰不屈死之。

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華善等並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又陷安陸府。知府超爾字時中。蒙古氏。按超爾。舊作丑閭。今改。後仿此。戰死。遂南攻九江。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伊遜特穆爾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

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圖沁布哈。舊作禿堅不花。今改。後仿此。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從子秉昭黼兄晃之子。俱死。州民聞之。哭聲振天。具棺葬之。事聞。贈黼淮南行省左丞。隴西公。謚忠文。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遷居定遠。等起兵作亂。陷濠州。隋置。元屬安豐路。今江南鳳陽府是。

子興少任俠。喜與壯士結交。至是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反。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

之齊里克布哈舊作徹里不花。今改。後仿此。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恂恂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三月詔省臺官兼用南人。

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台州路達嚕噶齊台哈布哈與方國珍戰于澄江。在今台州府黃巖縣海中。死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刦其黨入海。台哈布哈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可降狀。台哈布哈乃

方國珍狡詐難制叛服不常前此達什特穆爾洪意

受降台哈布哈會審爲襲殺之計雖以與府中止而所見實中事機況彼時賊兵登岸巢窟已失尚不肯縱虎歸山此則復叛入海負嵎絕險勢更不可不藉兵力翦除乃爲其賊黨浮詞所惑不辨虛實輒爾具舟受降又不預加嚴備何前後識見矛盾若此雖匆猝遇難猶能手刃賊徒捐軀徇國大節凛然而淺率僨事輕擲此身則不免有遺憾耳

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

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注俱見前莊浪元置縣明改衛今涼州府平番縣是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徐壽輝陷吉安路。

壽輝連破袁。瑞。饒。信。徽等州。復使偽將陳普文進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兵復之。

命各行省分兵討賊。

詔四川行省平章約爾珠。討荆襄賊。復忠萬等州。江西行省丞相額琳沁巴勒。守江東西關隘。參政額森特穆爾與陝西行省平章伊嚕特穆爾。討南陽襄陽賊。刑部尚書阿嚕。討海寧賊。江西右丞和尼齊（舊作火你赤今改。後倣此）討江西賊。江西右丞烏格什（舊作兀忽失今改。後倣此）等。討饒信等處賊。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

額森特穆爾軍潰。召還。復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大

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政事。

額森特穆爾駐軍沙河。在今穎州府太和縣南。卽古新溝也。俗呼曰惠民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額森特穆爾不知兵。遣平章曼濟舊作蠻子。今改。後倣此。代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托克托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附托克托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多爾濟巴勒旣受命。關中道得出。至湖廣。儒克忠巴勒等。言于托克托曰。不殺多爾濟巴勒。丞相終不安。乃命專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數侵辱之。不為動。托克托又遣國子助教旺扎勒至軍中。諷使害之。旺扎勒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勳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多爾濟巴勒素感風疾。竟卒于黃州。

羣盜四起並非盡借亡宋故號爲口實況完普及其親屬皆處北方與江淮勢若風馬何慮奸民之遙爲指稱遠徙沙州轉涉形迹徹辰特穆爾不能籌勦賊之策而恃此爲謀國長圖殊堪嗤鄙耳

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

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

御史徹辰特穆爾。舊作徹徹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言諸路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

饑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徐壽輝陷杭州。江浙叅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戰死。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率兵復之。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在今昌化縣西昱嶺山下。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衆出。

是時東南守將率多庸懦無能惟董摶霄頗具謀勇杭州之役竟能力排羣議奮勵進戰克復數城實爲差強人意使從此即委以專寄假之事權令其乘銳勦除則羣盜未必敢肆行充斥而摶霄他日亦何至爲人賊挾殺

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槍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嘉暉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淸而杭州已陷嘉暉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嘉暉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爲江浙相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城賊迎敵摶霄揮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餘杭武康德淸於潛安吉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淵樁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

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焚其妖書而斬之滁州遂平。

八月右丞相托克托將諸軍大破李二于徐州屠其城。托克托自乞率師討李二詔許之尚書瑪爾默（舊作咨邇麻）和謨克（舊作和讓今並改）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托克托以弼亮天工庶內外兼治不報遂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于外總制諸路軍馬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托克托不爲動麾軍奮擊破之李二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布哈郎軍中加托克托太師趣

還朝。改徐州爲武安州。
九月以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瑭古特氏。廬州人。）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爾斯蘭（舊作阿思蘭。今改。後仿此。）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蘭還軍。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

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崩。霍山在今六安州霍山縣西。又名天柱山。爾雅霍山爲南嶽是也。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字吉甫。河西人。討趙普勝。戰于湖口。注見前。兵敗。死之。

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召拜大司農。時相復奏移之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城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擁衆據池州。太平。注俱見前。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南唐縣。今屬池州府。克之。擒周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於是復池州。分兵攻石埭梁縣。今亦屬池州府。諸縣。進據清水灣

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

以察罕特穆爾（字廷瑞系出北庭家河南為潁州沈邱人 按察罕特穆爾舊作察罕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汝寧府達嚕噶齊李思齊（信陽羅山人）知府事

時汝潁賊兵愈熾不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

中子弟從者數百人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遂並授以官于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唐縣今屬陳州府自成一軍數與賊戰輒克捷

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卒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